



《俺爹俺娘》作者焦波。
海南日报记者
张茂 摄

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焦波
拍摄的《俺爹俺娘》系列图片)

焦波： 把镜头对准最熟悉的人

文海南日报记者
计思佳

11月30日,海口市群艺馆三楼座无虚席。我国著名摄影师、纪录片导演焦波,携纪录片《俺爹俺娘》来琼展演,也为第四届海口国际青年实验艺术节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《俺爹俺娘》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、为汶川地震孤儿办影展,看似普通的题材,但焦波每次呈献的作品总是能在社会上引发巨大反响。

从为父母拍下第一张照片开始,焦波和摄影结缘,让他“从一个拿锄头的最后变成一个拿相机的”。12000余张照片,600多个小时录像,焦波30年如一日把镜头对准最熟悉的父母,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留住那份牵挂。

感人至深的摄影集《俺爹俺娘》让焦波走红,他凭借这部作品获得国际民俗摄影大赛人类贡献奖大奖。用焦波自己的话说,“爹娘成就了我的事业,我的事业就是爹娘”。

他的镜头始终对准土地、对准村庄、最准亲人、对准乡愁。静态的相片已不能满足焦波的表达诉求,他又走上了拍摄的道路。于是才有了纪录片《俺爹俺娘》和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。焦波说,其实自己一直没变,一直都是把镜头对准自己最熟悉的人。

第一台相机 是岳父从战场上缴获的

刚刚在阿姆斯特丹放映完《俺爹俺娘》纪录片的焦波,回国后直奔海口。

焦波说,在他学摄影之前,爹娘只照过一次相。那是抗战时期日本人办“良民证”时村上让照的,当时爹24岁,娘26岁。以后30年,爹娘再也没见过相机。

1971年,15岁的焦波初中毕业后回村里务农,后来又考上了初中语文老师。1974年,焦波拥有了第一台相机,是女友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上缴获的一台德国蔡司伊康相机。他也用这台相机为爹娘拍了第一张合影。

“其实是爹娘和我以及女友的四人合影。”焦波说,当时举着相机给爹娘拍照的时候,他们先是疑惑,“这方匣子里怎么能照出人影呢?”接着是躲闪,“别照了,俺长得不好看”,最后拗不过儿子后叮嘱“可不敢摁两下啊,干一天活才1毛钱,你摁一下就是两三毛”。



最后,焦波调好光圈、快门后,立马匆匆跑到位置上,相机记录下了这个珍贵的时刻。焦波说,爹娘的第一张合影有点虚,并且自己只露了半个脑袋。

“我拍的是俺们的爹娘”

在给爹娘拍照的过程中,焦波也被摄影带来的色彩斑斓的光影世界所吸引,每天如痴如醉地拍摄。20世纪80年代,凭着自学,当时已经当上淄博市李家公社福山中学校长的焦波,考上了《淄博日报》的摄影记者,终于过上了不花钱又能敞开了用胶卷的工作。

焦波告诉记者,在淄博当记者时,自己每周都要回家。后来去北京工作,也至少每个月回一趟家。“当时从北京到山东坐火车要10多个小时。”当记者问焦波是如何坚持下来的?他说,只要心里有牵挂,就能劲到。

吃饭、耕地、拌嘴、生病、过生日、去北京、爬泰山……翻看焦波的影集,照片记录了爹娘的日常起居、辛勤劳作,也记录了爹娘的相濡以沫和磕磕绊绊。

像许多夫妻一样,因为爹的大嗓门和山东人的大男子主义,娘没少和爹怄气,曾经长达三年他们不曾说过话。当焦波问为什么没有离婚时,爹说,结了婚,就像钉子扎到木头里,再也拔不出来了。娘说,我还怕你爹不吵我,他嗓门一小就是身体有毛病了。

最平常不过的设备,特别是刚开始拍摄时,焦波的摄影技术也不纯熟,为何《俺爹俺娘》最终能够大获成功?

在海口放映当晚,一位观影的李先生说,看焦波父母的影像,会给人一种温暖厚实的气息。通过这些照片,我们看到了自己父母曾经的劳苦奔波、饮食起居以及对子

女的温柔挚爱。即使我们的父母根本不是焦波爹娘那样的父母,也肯定有着和焦波父母极为相似的人生。这些照片太能引起大家的共鸣了!

一位法国评委对焦波作品的评价是:“全人类只有亲情是相通的,《俺爹俺娘》能感动世界!”

焦波说,不少人看完影集后,都会对其中一张母亲在村里的路上望着焦波远去的照片印象深刻。“因为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经历,他们的母亲可能是在码头上送、在车站里送,在家里的窗台上送。所以我拍的其实是俺们的爹娘。”

将父母作为拍摄对象,焦波的初衷只是“用镜头留住爹娘”,得奖成名是他事先没有料想到的。

1998年12月1日,在娘86岁生日那天,焦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《俺爹俺娘》摄影展,请俺爹俺娘为影展剪彩。但在剪彩前娘突然病倒了,她强硬出院,在火车上打着吊瓶到北京,用在家里磨好的剪刀,为焦波的影展剪了彩,为儿子的孝心剪了彩。

让焦波最欣慰的是,自己的行为也给了儿子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儿子和爷爷奶奶非常亲近,上大学后寒暑假回家,还能够和爹娘睡在一个被窝里。

计划推出汶川孤儿纪录片

在焦波和观众的互动中,大家才知道,虽然《俺爹俺娘》在国内知名度很高,但其实这部纪录片才刚刚获得国家广电总局的电影发行许可。当有观众问,哪里可以看到这部影片时,焦波有些无奈:“因为是纪录片,可能没有太多公司愿意投资发行。目前都是小范围内免费公映。”

这个回答似乎也反映了这些年来焦波的心境,从拍摄《俺爹俺

娘》到《乡村里的中国》,焦波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也每次都把目光投向了自己最熟悉的领域。“我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,是这片土地滋养了我。虽然身在城市,但我的心一直驻守在乡村。”

生活是最好的编剧,真实的东西最能打动人。和一些着迷于艺术之美的摄影师不同,焦波更在意的是作品传播的手段和效果。因觉得集画面和声音于一体的摄像形式上更加生动,焦波后来选择了同样能够真切反映现实生活的纪录片。

在焦波的镜头下,这些并没有见过大市面的农民是充满智慧的。连字都不识的娘推磨的时候会:“抱着磨辊使劲往前走,走一步就少一步。”这说的是持之以恒的道理。正是农民朴素的生活哲学,成了焦波一生受益无穷的动力源泉。焦波告诉记者,一直觉得自己天资不够,所以就像母亲推磨那样,执着一念,坚韧不拔的往前走。

摄影、摄像全部靠自己看书自学。刚到人民日报时,被分配到经营岗位的焦波很是郁闷。一次遇到矿难,焦波用镜头对着矿难现场,整整蹲守了15天,一直到9名矿工全部被救出来。最终这组照片被评为报社的摄影一等奖,焦波也借此机会重新回到自己喜爱的摄影岗位。拍摄《乡村里的中国》,焦波的团队在村里整整蹲守了373天,和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,最终拍出来的作品也斩获各类大奖。

焦波也试图用摄影去改变其他人的命运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,焦波来到地震现场,他用镜头对准地震中的孤儿,却发现拍出的效果并不好。最后,他把相机送到孩子们的手中,陆续收了6个徒弟,手把手教他们拍摄,让他们通过镜头逐渐打开心扉,尽快走出阴影。2010年,焦波为6名孤儿策划了影展《晨光里的孩子》。

“其中一个孩子叫刘明富,后来也是《乡村里的中国》拍摄组的6名成员之一。他现在已经是个独立的纪录片导演,我正在投资他拍摄。”焦波说,这几年他同样在跟拍这6个孤儿,计划2018年,汶川地震10周年纪念的时候,推出一部关于这6个孤儿的纪录片。

焦波最后的职位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,但他却选择提前退休。今年刚好60岁的焦波说,中国农村的变化太快了。“属于我的时间不多了,我一定要抓紧时间记录,我的根在这里。”

